

冰心奖
获奖作家
精品文库



王翔 周语 / 主编

打结的青春期

Dajie De Qingchunqi

江西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打结的青春期 / 王翔, 周语主编. -- 南昌: 江西美术出版社, 2018.4

(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文库)

ISBN 978-7-5480-5858-8

I . ①打… II . ①王… ②周… III . ①儿童小说-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儿童小说-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 . ①I287.4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15858 号

出品人: 汤华

责任编辑: 刘滢 邹莎

责任印制: 汪剑菁

装帧设计: 韩庆熙

打结的青春期

Dajie De Qingchunqi

主 编 王翔 周语

出 版 江西美术出版社

邮 编 330025

电 话 0791-86566132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9

I S B N 978-7-5480-5858-8

定 价 28.00 元

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, 未经出版者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
本书法律顾问: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借你的翅膀飞翔 001

替 身 013

烟图记 043

春天里 054

豆花香 069

光 彩 081

打结的青春期 097

老爸牌空调车 110

你可以用来交朋友吗 122

丁小泽，横向与竖向
都可以叫发展 130





借你的翅膀飞翔

喻虹

初三那年，我的班主任叫何仙仙。

她第一次给我们上课，袅袅婷婷往讲台上一站，再落落大方地报上自己的名字：“同学们，我叫何仙仙，这个学期担任你们的班主任……”

那天她穿着飘逸的长白裙，虽是夏天，但脖子上系一条绣花丝巾，上面别致地绣着两朵荷花，果真有点仙女的味道。我使劲嗅着空气里花朵的芬芳（平时我一直都以为教室里只有清清的粉笔味儿的），心想：再过几年等我长大了，也要像她那样美……

我正在暗自陶醉，教室后面传来一声喊叫：“何仙姑！”

大家哄堂大笑。从此她有了个绰号叫“何仙姑”。

喊叫的男生也姓何，叫何兵，正在长个儿的时候，是个分数困难生。以前的班主任对他彻底失望，干脆把他的座位排在最后排了。





放学后我看见何仙姑把何兵叫到她办公室去了，心想：上课时老师没批评他，这会儿叫他去办公室，大概这小子又要受批斗了。和何仙姑同一个办公室的其他任课老师，每个人都能历数出何兵的九十九条罪状来，光这点就能让何仙姑的耳朵超负荷工作。

那天我做值日。等我做完值日时，何兵从办公室出来了。

他冲我挤挤眼：“佩佩，我认了个姑姑！”

我没理他。说实话，我和何兵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，仗着小时候那层关系，何兵一直对我很好。但自从我们俩上学后，我妈就开始告诫我不能和他走得太近。我妈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，我和何兵是两种不同的人，不能走在一起的。

可何兵还是飞快地背上他的书包追过来叫我：“佩佩！我真认了个姑姑！”

我只好礼貌性地站住，回过头去，等着他把话说完。

“何仙姑……哦，不，何仙仙老师，她说以后她就是我姑姑！”

这回轮到我激动了。我鼓着腮帮子，用力地、一字一顿地说：

“今、天、不、是、愚、人、节！”

何兵一个劲儿地看着我点头。

哼！还是沾了姓氏的光！要不何仙姑能认你这个丢脸的大侄子？打死我都不信。

看着我不屑的眼神，何兵笑了：“佩佩，我跟你说，我叫她何仙姑，她说叫得对，她就是我姑姑，还送了我一样见面礼！”

“啥？见面礼？”我把眼珠子瞪得铜锣般大。

“真的！”何兵把手伸到书包里去，一会儿掏出一副军棋来，



“看，我姑姑送我的军棋！等你学会了，我俩来大战一回！”

我好奇地凑过去看何仙姑送何兵的礼物。那果然是一副军棋，虽然我还不知道怎么下，但我知道司令、军长、师长的级别大小。棋盘是一块黑漆漆的薄板子，上面蓝幽幽的是画好的阵营和线路。方方的棋子是用半透明的白色硬质材料做的，到底是什么材质，我一下子考究不出。但那棋子，连我这个不会下棋的人拿在手里把玩都觉得喜欢。

“嘿嘿，我没骗你吧！”何兵咧开嘴巴得意地笑了。

何兵这一笑就把我给彻底笑醒了。我把棋子重重地往他手里一放，冷冷地说：“你好好玩吧！拜拜！”

听说何兵的军棋玩得出神入化，几乎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当然，这得益于他平时花了大量时间在电脑上玩游戏。

我妈教育我的时候就说：“佩佩，你可千万别像那个何兵啊！我告诉你，在学习上你就得像个司令一样！他何兵算什么？顶多一个小工兵而已！”

我知道司令威力无穷，工兵是军棋里最小的棋子。

妈妈说得没错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保持着卓越的领先地位，而何兵，永远是倒数第一。

二

那段时间，我开始暗地里模仿何仙姑走路的姿势、说话的语气、





微笑时翘起的嘴角……我学得笨拙而执着。

无人知道，这是我的小秘密。在每一个安静的时刻，我的秘密盛开如她丝巾上的荷花。

当然也只能是秘密，要是被我妈知道这些，非得把我撕成碎片不可！

只有何兵有时候会挤眉弄眼地看着我：“佩佩，你是不是也想和我姑姑攀亲戚？”

我挥着手像赶一只苍蝇：“去去去！关你什么事啊！你上课就专门研究这些？”

我本来还想附加一句“小工兵”的，那三个字最后被我拼命压抑了好久才没有冲出喉咙口。

我当然不能说。谁叫他现在天天把“我姑姑”挂在嘴边啊！

期中考试过后，何仙姑就在班上搞起了“手拉手”互助小组。说是互助小组，其实就是两个人一组，一个学习好的，一个学习差的，叫那个学习好的帮助学习差的。我正想自告奋勇帮助我的同桌袁小丽，何仙姑却煞有介事地拿出一张早就拟好的纸，念道：“现在我宣布一下小组名单，李林与陈小同、张彩虹与袁小丽、刘佩佩与何兵……”

全班被何仙姑分成了二十四个小组。

在我万分幽怨的眼神中，何仙姑走过来，微微翘起嘴角笑了：“佩佩，你的任务可是最重的哦！我把我大侄子交给你了！”

我脑海里翻浪似的涌起一串文言文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



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……

好，何仙姑，既然你都能认这个大侄子，我当然也能接受这个“大任”啦！

何仙姑弯下腰，悄悄在我耳边说：“佩佩，有时间让他教你下军棋，他的水平不错的！”

我忘了要像何仙姑那样优雅从容，直接从座位上跳起来，叫道：“那可不行！会影响我学习的！”

何仙姑就是何仙姑，她拍拍我的肩，像施了魔法一样，轻而易举就把我心头翻涌的波浪压了下去：“佩佩啊，我只是说，你帮助我大侄子，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嘛！”

她胸前的绣花丝巾飘逸着，触到我的脸颊，像柔软的云朵。

这次，我得以近距离地欣赏她那方白丝巾上两朵红艳艳的并蒂莲。我不由自主地点点头。

回到家里，跟妈妈好说歹说，妈妈就是不同意我和何兵结成一组。我无奈，只好用上了“攻心计”：“妈妈，不是我想帮那个何兵，但他是何仙仙老师的侄子，他们是亲戚，我总得和班主任搞好关系对吧？再说了，何老师都答应了给我开小灶教我做奥数题。还有就是，如果我真帮助了何兵，有可能会被评为全市的优秀学生，中考能加分的！”

“真是亲戚？你们何老师真答应教你做奥数题？”妈妈半信半疑地问，回头就拨响了何仙姑的电话，等得到了证实，才有点不甘心地说：“那好吧！反正别跟着那个小工兵学坏了！”

其实我知道，妈妈证实了的那两点都不是最终的理由。她答应



我帮助何兵，是因为我说的最后一条理由：我可能会因为帮助何兵而被评为全市的优秀学生。

而这最后一条，是我杜撰出来的。

后来，何兵还真开始有模有样地教我学下军棋。这是何仙姑教我的方法，我得让何兵在军棋中找到自信。事实上也如此，我连棋局都不会布，第一次，为了保护那个最重要的司令，我把它摆在了大本营里。何兵差点没笑崩，说我真是太有趣了，比电脑游戏里任何一個对家都有趣。

我没笑，手里捏着半透明的棋子，心里却在想着何仙姑的绣花丝巾。

红莲并蒂开，疑是花仙来。

何仙姑当着班上所有同学的面向我许诺：“只要佩佩能帮助何兵同学在学习上进步，我就把这丝巾奖励给她！”

我本应多彩的年少青春，每天却只有一身灰黄色的校服陪伴。其他的女同学学会了买亮晶晶的胸针、缤纷的吊坠来衬托式样古板的校服，可我没有。

我妈妈不允许我把心思花在打扮上，一点儿也不行。而我，只想要一条别致的绣花丝巾！

何兵也不笑了。他用胳膊肘轻轻撞了我一下：“佩佩，你妈来了！”

我不用回头就知道，我妈肯定用她那侦探一样的目光在暗地里窥视我。

三

何兵下起军棋来很在行，可在学习方面却笨得连个工兵都不如。我跟他讲二次函数，他能扯到串联并联电路；我带他读英语，他一会儿回报我“呼噜国”语……

我有些气恼，有次“恶狠狠”地说：“真是人笨不能复生！我只好节哀顺变了！”

我想放下这“千古重担”，甩手走人。

何兵慌了：“别啊，佩佩！我也尽力了啊！”

他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来：“佩佩，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对不对？”

唉！我在心里叹了口气。

我和他都是孤单的人。我孤单是因为我成绩太优秀，我妈不允许我轻易交朋友，久而久之大家都跟我疏远了。何兵孤单是因为一心扑在网络游戏上，学习太差，大家都看不起他。

我以为他是百炼金刚之身，不在乎这些，其实他很在意我这个“朋友”。

可我并没有拿他当朋友。我帮助他，只是想着何仙姑的承诺。

那条绣花丝巾的诱惑，在我整个年少青春里，在我被灰黄色校服包裹的心灵里，熠熠地发着光芒。

“那你到底要我怎样帮你才好？”我半是气恼，半是无奈。



“我学！行不行？”何兵拿出英语书，“来吧，佩佩！教我读！”

何兵努力过了，我也努力过了。可他真不是学习的料。

瑟瑟的寒风吹起时，我觉得脖子上有些冷。

我妈倒是很善解人意地给我买了条灰色大绒巾：“佩佩啊，今年这风吹得厉害，我特意给你买了条厚绒巾，这样你就不怕冷了。”

我看了看那条绒巾，淡淡地说：“妈妈，我不冷。”

我妈有点狐疑地看着我：“不冷？那等你冷的时候记得围上。还有啊，和你们何老师提了没有？那个全市优秀学生的事。离中考也只剩最后一个学期了，我看你帮助何兵也尽心尽力了。”

“嗯。”我心不在焉地答道。

我的心事，妈妈永远不懂。

快要期末考试了。何仙姑答应奖励给我的白色绣花丝巾，她自己好久都没系了，是一心一意地准备要奖励给我。

何仙姑说，她要求不高，只要何兵在期末考试中，数理化那几科每科都能考上50分，她就把这丝巾奖给我。

何仙姑其实不是仙姑，她只是现实生活中一个敬业的好老师。刚刚参加工作的她，分外在乎她所带的学生的成绩排名。

可我知道，何兵是没办法达到她的要求的。

看来，我只能“望巾兴叹”。

“佩佩，对不起。下个学期……你不会再帮我了吧？”何兵有些抱歉地望着我说。

“没什么对不起。”我懒洋洋地答，“我没能让你学习进步，你也没能让我学会下军棋啊！彼此彼此，谁也不欠谁的。”





“那……你还要学吗？”何兵的眼睛亮了。

我没有回答他。我转过头去，眼睛望向何仙姑位于教师公寓二楼的单身宿舍。一条白色丝巾，被何仙姑洗得干干净净，小心地用夹子夹着，晒在阳台上。

丝巾被风吹啊吹，吹啊吹，向我发出无声的召唤。

我忽然灵机一动：“小工兵，我有办法了！”

听我说完整个“办法”，何兵将信将疑地说：“行吗？这行吗？这事我可从没做过。我觉得我是个诚实的孩子。”

我坚定地点头：“行的！就这么定了吧！”

我的“办法”进行得很顺利。

我和何兵在同一个考场。反正何仙姑只要 50 分。而数理化那几科，光选择题和判断题就有四十多分了。我只需在考场上给何兵做特殊的手势，他就能明白该选 A 或 B 或 C，或者是对是错。

可是考最后一场物理时，我们被监考老师抓了个现行。监考老师用他犀利无比的目光盯着我们，鄙夷地说：“考数学时我就怀疑你们两个在做什么小动作，果然有暗号啊！”

其实这事对何兵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事，反正他就是劣迹斑斑的一个学生了。可对于我这样一个好学生来说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如果被记录在案，这将成为我终身的污点，甚至会影响我能否被重点高中录取！

我一头扑在课桌上，在考场上号啕大哭。

四

何仙姑再也不搞什么“手拉手”互助小组了，也不许诺奖励任何东西给班上的同学了。我们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，她只是比以往更加勤奋，每日里批改作业到深夜。

有时候我想：她真的不是那个何仙姑了。

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何仙姑。

还有，我们班上少了一个学生，是何兵。

作弊事件发生后，我正扑在课桌上号啕大哭，何兵却若无其事地走出了考场。

当时我真恨不得拿起所有我能拿起的东西一头砸向他！

监考老师冲出教室，把何兵拖了回来：“你这小子！还要往哪里跑？先把事情给我交代清楚了！”

何兵毫不示弱地把头一昂：“老师，你要我交代什么？你硬要说我们作弊，你看看我试卷上做对了几题！”

监考老师这才想起去看何兵的试卷。只见整张试卷，何兵都做得乱七八糟，和我的整整齐齐准确率百分之百的试卷答案完全不一样！

监考老师只好悻悻地让何兵交了试卷，放他出了教室。看我还在哭，他回过头来道歉：“刘佩佩，真……真对不起！老师冤枉你了。”

这件事情总算不了了之了。

期末考试后何兵家搬走了，他也跟着转学了。



他搬走之前，我有一次在路上遇见他，想起我这个优秀学生差点儿就因为他身败名裂，便绕着他走。

何兵却嘲笑着说：“刘佩佩，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吗？你不过就是看中了我姑姑的那条丝巾才帮我的。我为什么要让你得逞啊？”

他说完扬长而去。我愣在原地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从那时起，我们再没什么交集。

中考过后，何仙姑突然把我叫到她办公室里，把那条白丝巾拿出来，放到我手里：“佩佩，这条丝巾，是我奖励你的！”

我的手有些发抖，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拿这条丝巾给我。

红艳艳的并蒂莲，花开如初。

这是一条我盼望了那么久、那么久的丝巾，在苍白单调的岁月里，它点缀了我整个少女时代的梦想。

“其实，当初我也答应过何兵的，只要他能拿全市军棋冠军，我也把这条丝巾奖励给你。前几天我知道，他终于拿了这个冠军。”何仙姑笑，“有时候，我真不太明白你们心里在想什么。我不应该诱惑你们。这是个秘密花园，我要好好探索这其中的奥秘。”

霎时，我觉得自己明白了所有的事情！

那个长长的暑假我终于学会了下军棋。尽管我棋艺不精，但总算能勉强和人对战了。

威力无穷的司令总是在冲锋，有时碰上炸弹会让它粉身碎骨，碰上地雷会让它束手无策。如果此时，有一个小小的工兵飞出来，碰掉炸弹，挖掉地雷，整个局势就全挽回了。

所有的工兵，都是长着翅膀的天使。



替身

慈琪

冰白无垠的湖面上，一个小黑点在飞快地滑动着，像云端一只敏捷的黑雀，或者一条穿越暴风雨的鱼儿。

那是个十岁模样的小姑娘，满脸惊慌，脚下却丝毫不乱，冰刀在她身后滑出长长的痕迹。一只翼虎正紧紧追着她，沉重硕大的爪子一次次击打着冰面，冰碴儿四溅，几次差点儿钩住小姑娘的衣摆。

“怎……怎么办？会被追上的，会被吃掉的！”小姑娘心里喃喃念着，绝望覆住她的心口。她好后悔快天黑了还贪玩不回村子，结果碰到这么个凶神恶煞！

翼虎猛一发力，扑到她前方——

“咔嚓。”

“扑通。”

翼虎狂吼一声，在冰水里拼命挣扎。险险刹住脚的小姑娘心有